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狄俄尼索斯颂歌

Dionysos-Dithyramben

孟明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狄俄尼索斯颂歌

Dionysos-Dithyramben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孟明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俄尼索斯颂歌/尼采著;孟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经典与解释.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17-9606-1

I. ①狄… II. ①尼…②孟… III. ①诗集—德国—近代
IV. ①I51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011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狄俄尼索斯颂歌

著者	尼采
译者	孟明
责任编辑	古冈
封面设计	童赟赟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1.7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17-9606-1/I·912
定价	48.0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缩写 KSA,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 1854—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 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三、四; 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

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 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十二卷本（1930 陆续出版，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KSA 版问世后，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诟病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

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于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目 录

- 孟明 尼采与思想之诗 / 1
柯利 尼采的诗 / 116
皮茨 尼采的《狄俄尼索斯颂歌》 / 121

狄俄尼索斯颂歌

- 疯子也已！诗人也已！ / 131
在荒原女之乡 / 143
最后的愿望 / 163
猛兽之间 / 167
火符 / 179
太阳沉落了 / 183
阿莉阿德尼的咏叹 / 191
声名与永恒 / 203
论最富者之贫 / 215

附录一、狄俄尼索斯颂歌手稿残篇 / 229

附录二、相关手稿附编 / 319

附录三、狄俄尼索斯世界观 / 334

附录四、关于版本的说明 / 361

尼采与思想之诗

[中译本前言]

孟 明

1

颂(Dithyrambe),或称“酒神颂”,乃古希腊一种用音乐伴唱的颂神诗,尤指敬奉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祭歌,庇土特拉妥始立僭主制时将它列为泛雅典娜节的诗乐比赛项目。但在那之前两百年,这种古老祭歌就已经在希腊大地上广为流传了^①;而据希腊诗歌集大成者品达说,此种颂诗古已有之。柏拉图将它置于希腊诗歌的源头,与其他颂歌(ἐγκώμια)、合唱诗(ὑπορχήματα)、史

① διθύραμβος(Dithyrambe)这个希腊文名称最早见于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Archilochos de Paros, 希腊文 Ἀρχιλόχος, 公元前 680—645 年)的一个残篇: ὡς Διωνύσοι' ἀνακτος καλὸν ἐξαεῖται μέλος/οἶδα διθύραμβον οἴνῳ συγκραυνῶν εἰς φρένας [当美酒以万钧雷霆击我心灵,/我就会情不自禁唱起狄俄尼索斯神的狄提兰卜美丽颂歌], Diehl 本 fr. 77, Budé 本 fr. 96(Athen. 14. 628b)。详见《阿基罗库斯残篇》(Archiloque Fragments), 布德本(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fr. 96, 美文书局(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巴黎, 1968 年, 第 31 页。

据说古希腊音乐家、品达的老师拉索斯(Lasos d'Hermione)首次将这种酒神颂歌引入雅典的音乐诗歌比赛;而品达的对手西摩尼德(Simonides, 约前 556—前 467 年)是当时雅典最负盛名的诗人, 后世《希腊文选》(Anthologia Græca)记载他曾在“狄提兰卜”颂诗比赛中 56 次获胜。

诗(ἔπη)、短长格诗(ἰάμβους)并列为希腊五大诗体(《伊安篇》534c)。据欧里庇得斯说,Dithyrambe原是狄俄尼索斯的别号,酒神颂因得名。这种起源古老、专门在祭仪上使用的颂神诗后来渐渐世俗化了,演变成一种诗体,故又可译为“狄提兰卜体”颂歌。一名之得,既有语源,也有俗成。古人言颂,莫不视所颂者为最高理想。大凡颂者,皆尼采所言对“大事物”的吟颂。考其起由,或张神统,或赞先人美德及“王道”,如我们汉籍所见之古颂(《诗经》中与“风”“雅”并称的“颂”^①)。古希腊著作家将酒神歌统称为ἡ φρυγιστί μὶνῃ (“佛律癸亚宗”)^②,有学者据此推测狄提兰卜祭歌起源于小亚细亚,随狄俄尼索斯崇拜传到希腊。另有记载,狄提兰卜颂歌相传为公元前7至6世纪诗人和竖琴歌手阿里翁(Arion de Methymne)所创,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名城科林斯弹唱(希罗多德《历史》I, 23)。古希腊诗人品达、西摩尼德和巴克基利得斯都写过这种体裁的颂诗。

自古延绵不绝,一根无尽的琴弦

那狄提兰卜歌声

带着它并不完美的嘶嘶音

从人的嘴里唱出;

[.....]

你们知道

那就是“吵闹神”庄严的圣节

① 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又说文上曰:“颂者,兒也。古作颂兒,今作容兒。容者盛也。六诗,一曰颂,周礼注云: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西人言颂,察其内容,盖与吾人称颂者相去未远也。

②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Πολιτικά)1340b。

这是品达一首狄提兰卜颂歌《致忒拜人》^①的开头,今存残篇。诗中提到的“不完美的嘶嘶音”(τὸ σὰν κίβδηλον),盖指先民语言中σ这个辅音字母发音过重,其实品达意在强调此种古歌的民间性质,夹带俚俗自有天然别趣。“吵闹神”(Βρόμιος)者,狄俄尼索斯别名之一,其来源已不可考,当与古代有关酒神的各种想象有关,譬如祭祀活动中多有佯狂之士。“从人的嘴里唱出”——惟希腊人思想奇崛,不特造诗于祭事,吟咏城邦、诸神与社稷,更于人之历世多有创说,又独发明“生成”之理,以为人伦之大者莫过于“此在”。哲学上所谓“存在”者——依尼采之见,实乃意识到人受累于生成之苦者所发明,而“此在”之说,其真谛就在于“人是某种应克服的东西”^②。盖人的自由之路再漫长和暴烈,归根结底还是得通过超越自身来使“此在”得到升华,从而使自由的本质不复是任何制度性强化下的自由。历史上从狄提兰卜古歌获益的诗人,尤其处在希腊文明从古风期向古典期转变的诗人如伊普库斯、阿基罗库斯和品达等,不仅领会了这种诗艺的本质,还通过他们的作品改变了一代诗风,由此开创了一种“大众的民族诗歌”^③。

① 品达残篇 fr. Δ. Π = 70b 79, * 208, * 323, * 249, 81. K] ATA[ΒΑΣΙΣ] ΗΡΑΚΛΕΟΤ[Σ] Η ΚΕΡΒΡΟΣ ΘΗΒΑΙΟΙΣ. 详见 Teubneriana 本《品达诗歌与残篇》卷二, *Pindarus Carmina cum fragmentis, Pars II Fragmenta. Indices*, Post Brunoem Snell, edidit Heruicus Maehler, 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 Leipzig, 1989, 第 75—76 页。

② 此语见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一《前言》,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主编《尼采著作全集》KSA 本(十五卷本), 第 4 卷;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88 年, 第 14 页。又见于尼采遗稿《1884 年春笔记》[WI 1. Frühjahr 1884], 25[454], 称从古代的赫拉克利特到近代德国文豪歌德, 不乏这种此在之思的先驱;《全集》KSA 本, 第 11 卷, 第 134 页。

③ Volkspoesie der Masse. 参看尼采《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讲义绪论》(*Einleitung zu den Vorlesungen über Sophocles Oedipus rex*), Kröner 版《尼采著作全集》第 17 卷,《古典语文学》卷一(III. Abth., Band XVII, Philologica I), Alfred Kröner 出版社, 1910 年, 莱比锡, 第 300—301 页。

从祭祀诵读诗文演变成一种包容神谱、史传及民族兴亡的叙事诗(μέτρον λεκτικόν),狄提兰卜体裁在古希腊广为流传,不限于祭祀场所。尼采尝言:“古人大声朗诵。”^①指的应是这种颂歌的,因为它保留了古老的 Iambus [抑扬格] 诗体的说唱风格。那时诗人们在雅典、忒拜和阿耳戈斯等城邦吟唱的狄提兰卜颂歌,内容远比祭仪诗博大得多;而那场面之盛大,真称得上是诗歌的“圣节”了。

最早的“狄提兰卜颂歌”是一种亦庄亦谐的诗歌体裁,今希腊文 διθύραμβος 释义中还保留着“张扬”、“溢美”之义,盖得自信徒或艺人饮酒作歌时的佯狂之态,亦指此种祭歌的疏狂风格,人们至今还可以透过欧里庇得斯的《酒神信女》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遥想远古时代酒神节活动中的那些 τεχνῖται διονυσιακοί [酒神艺人] 或疯疯癫癫的信女队列。尼采对此有专门的研究,他曾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希腊文学史和希腊人的祭神仪式。《狄俄尼索斯颂歌》中的一些篇章如《阿莉阿德尼的咏叹》,在风格上颇得此种诗体之风骨。

2

尼采生前自述:“我不过是一个词语匠人”。在一封与友人书中又言,若问该将他尼采归为思想家还是诗人,恐难描绘出一幅肖像来^②。在同代人中,尼采氏乃公认的扬才露己之辈,若不是对“词语匠人”这一古老职业怀有很高的理想,何以出此自谦之辞?

① 尼采遗稿《1885年4—6月笔记》[N VIII: April-Juni 1885], 34[15];《全集》KSA本,第11卷,前揭,第427页。

② 尼采1886年6月21日致美国作家K. Knortz信:“若要给我描一幅思想家还是作家、诗人肖像,恐怕难以描绘出来。”转引自Richard Roos撰《尼采后期著作及出版过程》(Les derniers écrits de Nietzsche et leur publication),载《尼采解读》(Lectures de Nietzsche, J.-F. Balaudé et Patrick Wolting 主编),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巴黎,2000年,第47页。

按时人之见,诗人尼采与哲学家尼采实难铢两悉称。这已成为人们接受的一个合理偏见。因为吾人对文体的绝对定义纠缠过深,诗之言也就不能再像古代的游戏魂那样,游走于语言之边界了。惟巫师的近亲——诗人,知道摆弄文字是要“灵魂出窍”的,因为词语本是有魂之物,而魂是要跑掉的。观尼采全部著作,诗人气质要多于哲学家气质。尼采大概可归类为狂飙突进之后又一超前的思想浪漫派,既懂得如何逾越启蒙遗产和现代性,又不失承继和批判,同时又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诗人思想家。这类诗人不拘章法,但求“一字魂飞”。

是故文类之争于尼采并无意义。诗与哲人的活动自古本无分野,及至近代更成为德国思想的一个传统。尼采是这个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狄俄尼索斯颂歌》是尼采有生之年亲手编定的最后一部文稿,编定日期大致在1888年底至1889年初,也即尼采精神崩溃的前几天。按照学界的意见,这是尼采唯一的诗集(后人编辑出版的尼采诗稿不在此例)。假若我们把置于《快乐的知识》卷首的“德国诗韵序曲”(Vorspiel in deutschen Reimen)⁶³首短诗视为一卷诗而又不违背作者本意的话,那么《狄俄尼索斯颂歌》就不是尼采的第一本诗集,且不说此前单独发表的诗歌小辑《墨西哥田园诗》^①以及重新修

① 1882年6月,尼采将八首诗结集,以《墨西哥田园诗》(*Idyllen aus Mexiko*)为总题发表于在开姆尼茨发行的《国际月刊》(*Internationale Monats-schrift*)。及至1887年《快乐的知识》第二版刊印时,尼采又将《墨西哥田园诗》中的六首抽出,与另外八首诗合并,以《飞鸟王子之歌》(*Lieder des Prinzen Vogelfrei*)为总题收于该书卷末。尼采多次编辑自己的诗稿,作为相应部分收进他的哲学著作,足见尼采把诗视为其思想著作的一部分。

又按:Vogelfrei(飞鸟)这个德文词(今多作形容词用),直译“自由鸟”,喻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人(取鸟自由飞翔之意),16世纪后多用来指被褫夺公权、失去法律保护的人或被放逐之人,沿用至今。

订和增补的组诗《飞鸟王子之歌》。

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把精神劳作视为诗的诗人思想家几乎已经绝迹,在此谈论纯粹意义上的诗人尼采,已经不合时宜。只有在那些对历史主义保持警惕,并且对诗歌王国及彼岸性(已知界的另一面)始终怀有兴趣的诗哲那里,譬如在海德格尔著作的视野里,我们仍然可以依据 *poiesis* 这个希腊词的本质含义追问“思想家本质上是诗人吗?”这类古老问题^①。以工具和技术进步为文明史导向的看法越是主导人的生存方式并对思想界施加影响,有关劳作与诗意关系的古老问题就越作为本质方面进入思与哲学的范畴。因此之故,涉及到思想史或者在者立身这类被称作“风范”又不止于“风范”的事情时,历史仍会迫使我们再次面对思与存在是否同一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在缓慢沉重且因种种大事件而遮蔽的历史进程中错失缔造“命运”的时刻,就可能意味着这个民族的衰亡。思与存在同一,是需要信仰宣导(*profession de foi*)的。“信仰宣导”这个词意味着知识传授是一门职业和一种信仰。一个历史性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生活的、根基牢固的信仰,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而不受时代精神的左右,就不可能达于思与存在的同一。尼采前思古人后思来者,其不

① 参看《海德格尔全集》第50卷《尼采的形而上学。哲学引论:思想与做诗》(1. *Nietzsches Metaphysik* 2.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nken und Dichten*),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and 50, Vittorio Klostermann 出版社,法兰克福,1990年,第94页。海德格尔在这部1944—1945年冬季弗赖堡大学授课讲稿的第二部分第一章以“尼采思想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音调”为题,讨论了尼采的四首诗:《无家国》(*Ohne Heimat*)、《回答》(*Antwort*)、《致达尔文的门徒》(*An die Jünger Darwin's*)和《观一件睡袍》(*Beim Anblick eines Schlafrocks*)。尼采诗稿的标题和篇目在各家辑本中略有出入,海德格尔所据版本是 Kröner 版《尼采著作全集》。

同时期的撰述澜翻无穷,广涉思想各领域,若在要义方面归结于某一点,或者就是这种知识的“信仰宣导”了——这就是为什么尼采把自己的哲学又称作“伟大的培育思想”,其指归乃是重建思想的宁静与深度,尤其搞清基础和方向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重新讨论这类问题,这个“拿着锤子做哲学”的人仍会在时代的另一种气氛中,譬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征候中,与我们相遇。

3

何谓诗人?——尼采在早年一则有关希腊艺术的笔记里曾经写道:“‘诗人’乃是对一个神的古老想象。”^①荷尔德林亦据此将诗人比作“半神”。盖古老的想象中“诗人”乃得天启而作言者,故古有“神谕诗”(Orakelpoesie)的出现。阿基罗库斯的一个残篇里就讲,按诗人的说法,神赋予人的诗艺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②。品达亦言:“神为能死者造化一切,独把美惠植入诗歌。”^③至今,希腊人心目中有关“诗人”的古老想象仍然是一个高不可及的理想。

这里,也许不应把诗人的地位神圣化。古代出诗人,而非出圣徒。古时关于“诗人”的想象高得很,但尼采另有自己

① 尼采遗稿《1871年笔记》[UI 4 a. 1871], 9[52];《全集》KSA本,第7卷,前揭,第294页。

② 阿基罗库斯残篇: *Ἰε γάρ μοι Ζεὺς πατήρ Ὀλυμπίων / ἔ] Σηκε κάγαδόν μετ' ἀνδράσι*. 参看《阿基罗库斯残篇》(Archiloque Fragments),“三音步抑扬格诗”fr. 36. 布德本(Budé),美文书局(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巴黎,1968年,第13页。

③ 品达残篇 Teubneriana 本 fr. 141: *Θεός ο τα πάντα τευχίων βροτοῖς καὶ χάριν αἰοδα φυτεύει*,《品达诗歌与残篇》卷二, *Pindarus Carmina cum fragmentis, Pars II Fragmenta. Indices*, 前揭,第126页。